

書叢藝文靈塑

昏黃

集詩

信印

王民信購於沙坪壩

藝平社

中大附申圖書館

書叢藝文靈塑

昏黃

著采林

版出社版出化文

第三輯 五民 偵察

書叢藝文靈塑

編主采林

(版出續陸)

香港一婦人	黃	風	奇異的故事	松	青色的心情	水落石出
劇集	昏	鈴集	四幕劇	嶺集	詩集	三幕劇
胡紹軒著	林	散文	陶	老	程	梅特林原著
	采	鍾著	騰著	鬱著	鍾著	王石城改編

自 序

我不敢說自己是一個學徒，因為我還不知道怎麼學。

老舍說：「通俗而有力的作品，恐怕就是我們所需要的成功的作品吧。」記得老向對我這麼說過：「民衆讀物就是我的生命。」我想任何藝術作品，離開了樸實，離開了內載的真實的感動力，恐怕就不會有任何藝術價值吧。祇能供咖啡廳裏的人們欣賞的文學，那作者往往是睜光瞎，沒有看見更大的宇宙。

近年來我所見到的詩，的確有很多太深奧太美太美，可惜就是難懂一點，我不知道他在怎樣地設法使常人不解，如何巧妙地運用極最高度的技巧。

據說道士的「符咒」，可以超鬼辟邪，我越不懂的詩，大概可以趕走日本鬼吧？也許編織配稱所謂「詩」——藝術的最頂點？

自編在我們的詩壇上，另有一批高明家，在一旁大吵大鬧，我是主張民間形式爲民族形式的中心泉源的，大衆羣呵，你們都到我這兒來呀，通俗，的確通俗，通俗而外，

無所有。

我們應該如何嚴正地檢討自己呵！

經驗告訴我，在「淺出深入」的條件下，創造高度的藝術確是一件難事，難事。

至於這本集子，是我近年來的習作，當我從報張雜誌上把它們搜集攏來時，便硬着心腸，刪掉了一大堆，這剩下來的一點點破銅爛鐵，仍地被我硬着心腸打發了出去，萬一那中間有點什麼？那就是熱烈的感情與撲實的心，恕我不能先告訴你，它們會不會震懾你的心弦。

我不敢說自己是一個學徒，因為我還不知道怎麼學。

不過我準備學一輩子。

讓我們的靈魂握手。

一九四二，四，二八，於沙坪壩

黃昏目次

什麼都炸光了.....	
友情.....	
窮文篇.....	
光陰.....	
我走了，默默地.....	
丘陵上.....	
劫後.....	
被遺棄的孩子.....	
壯士心.....	
招魂曲.....	
賽朝狂舞曲.....	

寫在日記本裏面.....

繪.....

黃昏.....

什麼都炸光了

老周

認識我

第一句

「什麼都炸光了」

其實他先該打最打量

我還假借一身

有一次

他給我介紹一種

叫小汪的

裏衣女郎



編算天壽活潑

但談話不上五句

「什麼都炸光了」

就這樣替他自已

解釋

為什麼沒有穿看

華麗的服裝

「是呀」

什麼都炸光了

我們都是一樣

老周很夠朋友

把我也拉了進去

其實

我並不需要

替我撒謊

老周

是老實人

小汪

是小孩子

儲蓄及投資

4

友情

肚子在鬧革命「
腳步到快

怎麼

稿費單少了半塊

臉紅漲了

不敢看會計員的表情

掏出大堆零碎紙

幸而還在

出內

人犧牲了許多

日新夜舊去吧

前面是第二個排骨

曲盤似的

原來是魁梧

「喂！老桂！」

你怎麼變成這樣

說到第五戰區

怎麼不去

「破棉絮往那兒拿」

.....

「賣去

「烟病了」

聲音硬結着喉

「這兒三十塊

拿去」

「你呢」

「我辦法多」

走出日新餐室

手裏還剩五毛

明天……

在腦子裏打轉

再說……

請它出去

三個月後

他當了游擊隊長

我還在這屋子裏

描寫光明

歌頌窮困

窮文篇

寫篇文章

越改越糟

丟在雜貨堆裏

躺在床上

空虛的

渾身找不着邊際

半天

對面屋頂炊烟

燃起我的思緒

自己總得

理情昇華

精心創作

多寫多丟

條吧

誰是天才

筆桿是武器

我便是戰士

於是

兩塊燒餅

符咒也舒

一杯白藥水

其味無窮

我走了，默默地

我走了

默默地

練着這冷冰冰的傢伙

踏過黎明的堅實的小路

在艱危的橋樑上

又遇着了

我們沒有一句話

我們也不再親假

但

我還愛你

記得那時——

在清涼的月夜裏

我戴上柔媚的面具

用罪惡的口

——咀咒

對你——

那些愛的叛徒——

你——

我的哥哥

我的父親

我曾用感傷的觸角

摸索你處女脆弱的心

彷彿——

彷彿我是何等英勇而溫存

這世界上唯一的良心

你哭了

你說你愛我

還是——

我貪婪的嘴唇

瘋狂地落在你臉頰上

結縭

那時我們都太脆弱

對這社會還沒有睜開眼

自從他說

我怕窮

我怕人們勢利的眼

.....

我實在需要

比如一件皮大衣

.....

這是你的理由

也曾是我的理由

何嘗不是市儈們的理由

我醒了

像噩夢的病患者

從絕高的崖頂跌落

從此我記起了一切

曾還醜陋的人生

這社會

須要重新改造

我走了

默默地

揀着冷冰冰的傢伙

踏過黎明的堅實的小路

在艱危的橋樑上

又遇着了你

我們沒有一句話

我們也不再親暱

繼續

我
還
愛
你

光陰

你靜靜地

讓所有的愁思

都沉澱於腦底吧

你沒有聽見

自己胸臆的聲息嗎

那——

便是你的光陰

你的行程

就在那永遠一樣

單純的步伐下

漸漸縮短

雖然

誰都相信

他的歲月還有多長

我卻不敢回憶

因為呀

那是疼痛深深

那是太短

太短

比一次脈膊跳動

還要短啊

過去就是過去

過去沒有長短

因為

我常向撲燈蛾的尸體

致敬

「戰士啊

安靜吧

你永遠是偉大的」

低下頭來

羞慚無地

未來的光陰

是最可寶貴的

你準備安然地享受
瞬即化爲烏有

未來的光陰

是最可寶貴的

但誰也不能確定

——他的明天

一個瘦子

一個壯漢

在戰場上

在安樂窩

死——

對於他們

無所謂距離

死——

斬斷享樂者們的光陰

是何等殘忍

卻可以給勇士者們

永恆的生



丘陵上

丘陵隨着歲月

歲月隨着丘陵

一年年這樣的

浮沉去

從人們

像道人

在頭上盤餅雲髻起

到現在

不知幾個朝代了

四百多年前

小童兒排邊引杖

差太守爺

爲了一個

着麗的姑娘

有的人

眼淚又落

出了他鄉裏

猶做想思夢

x
x
x

太平年月

外城角當歸健兒

聞到寒場的地方

又弄個石鼓郎鼓

幾眼沙藤動耳

張雲想

汝汝寒暄天到晚

×就紡紡棉花×

不敢和男人接談

謝太陽

會累死採桑娘

秀節好

會忙碌了莊稼漢

秋天

在黃土裏

挖起一根根肥苕

讓當家的拿回去

熬香稻米

× × ×

年老的長輩

把這些

從他們祖父口裏聽來

又告訴了我們

閒下來

摸摸自己的鬍鬚

又嘆口氣

有時候

他們望望天

再望望他們耕耘

培植着的丘陵

丘陵

甜靜地

睡著午覺

晴空

不知從那一個天涯

飛來一個惡耗

把幸福

踏得零零碎碎

兩天三

好幾架飛機

來打個旋

還在地上開幾朵花

隊隊兵開到了

殘陽下

還有戰馬飲水

清水河

人們都說

這是我們的兵呵
野鬼的

青年人

也知道

殺敵報國爲了自己

去當個自願兵

年老的

含着憤恨

送兒入軍營

x

x

x

歲月又飛去了一年

連一年

瘦了莊稼漢

根根肥苕

變作了野草

到處是

斷牆殘瓦

這夾雜着

濛濛雨

和北方吹來的風霜

丘陵上

幾條野狗打架

爭奪小孩

的頭蓋骨

丘陵呵

一到黃昏

就像將要柳赴

殺場的囚犯

懷着異樣跳動的心

四週正埋伏着

擊殺場的兄弟

墳頭草

會鑽出幾個人頭來

清水河的暗影裏

賊影飄蕩

游樂陣的小艇哩

晚起來

這些人

胆子也太大了

自己的腦袋

彷彿掛在腰間

這些人

也有會摸摸鬍鬚

望望丘陵

的老驢子

而今

他却把一條老命

交鎗天

這些人

朝去暮來

伸出身經百戰

的胳膊

把丘陵築成一座

鋼鐵的堡壘

夜半

丘陵上

燃起一堆野火

鄉下人家都來了

看他們一大家子

又來重提起

丘陵的故事

.....！

流鼻子小孩說

媽媽

天亮我要跟他們去

刼 後

想寫點東西

白紙底下——

飛欄

轟炸

燃燒

鬧個不清

鎮靜一下

腦子變成石頭

開窗下望

男的

女的

聞人

小販

臉上沒有半點頰傷

市街上一樣熱鬧

像是在笑

轟炸無聊

像是在問

爲什麼要轟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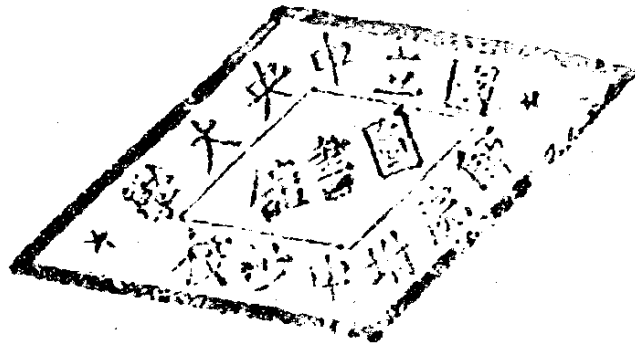
損失減到最低

恢復弄到最快

團結愈加緊鍊

信心愈加堅強

爲什麼要轟炸



管不用
空氣都笑了

被遺棄的孩子

你愛我嗎

姑娘

我是這樣衷心的愛你

(男的聲音顫抖着)

寒的啞啞的笑

笑聲撕破了嚴肅的空氣)

你愛我嗎

姑娘

我們熱烈地擁抱過呢

——鬧着玩的

誰愛過你

姦情

(嚴厲地)

跟着又是嗤嗤的笑)

你愛我嗎

姑娘

你知道我一顆心

不信挖給你看

(自己取出

雪亮的刀

挖出心子

雙手奉上

女的還是嘻嘻的笑)

(心子說話了)

你愛我嗎

姑娘

我已經爲你犧牲了哩

她回頭看見

血泊裏的尸身

一聲撕裂人心的叫)

從此

從此女人的靈海

變成永遠不能填補的空虛

男子的胸心

被拋向人寰以外

在這裏

冰點與沸點同歸荒唐

犧牲與犧牲相距天壤

壯士心

我的心

正燦爛的開花

開滿了戰場

開到了天上

我的心

正燦爛的開花

千萬顆鋼炮

開花的時候

燦爛更燦爛

一幅幅千古偉大的畫圖

這兒

——開花了

那兒

——開花了

血呀，肉呀

山呀，水呀

——開花了

開花了

我的心

燦爛更燦爛

陣地呢

堅不可破

如像我的意志

我的槍彈——

是那麼準

每一顆

鑿穿一個胸膛

我的刀——

是那麼準

每一揮

拔取一個頭顱

我的心

燦爛更燦爛

像所有的同志一樣

廝殺使我們痛快

飢寒使我們懸像

當自己的頭顱四肢

開花的時候

燦爛

燦爛更燦爛

招魂曲

二千三百多年了

屈原

鮮滿腔熱血凝固在冰冷的河流

如今二千三百多年了呵

年年今日

多少詩人的眼淚洒向江心

我，自從懂得了你

總要來招喚你

汨羅的冤魂

屈原

千古偉大的詩人呵

你回來呀

祖國已堅韌地站起來了

朝野上下結成了一條心啊

詩人

你回來呀

你回來呀

船兒飄到江心

睜睜兒淚水朦朧

彷彿這就是二千三百多年前的楚圖

——汨羅江的濱旁

沒有田園

沒有房廊

石礫中一條小道

伸展到那邊荒涼的山野

還有——

五月的風

溜過老樹

像汨羅江水

那樣悠悠地流走

呵，那不是詩人，靈均

行吟深畔

灰黑的亂髮下

一張瘦小蒼白的臉

青衫裹著一身瘦骨

眼裏另有世界

嘴裏喃喃

說些什麼

只是蒼白的臉

變成青紫

又轉蒼白

荒野裏

烈流忙了六年

香味的君王勸不歸

奸佞的臣們永不回頭

哀痛祖國不能長久

汨羅江水

汎一碧波瀾

偉大的詩人

懷着一顆熱愛祖國的心

被無情的浪花吞沒

老樹在哭泣

五月的風在哭泣

緩緩地江流在嗚咽

楚國的人民在嗚咽

昏君佞臣在嘲笑

敵國的朝廷在狂飲

從此呵，泊羅江水，悵鬱地流

流呵！流呵！

流走了二千三百多個五月，

如今，泊羅江

怒濤澎湃

血浪洶湧

泊羅江呵

也不再憂鬱了

詩人

你該回來呀

祖國朝野上下一條心呵

你回來呀

詩人

你回來呀

你回來呀

你回來呀

他 其 及 昏 黃

8:56

春朝狂舞曲

小鳥開始振奮

久啞的歌喉

大地從昏昏夢裏

睜開眼睛

我醒來了

在一九四二年

第一次春的黎明

我悄悄溜到春神之間

第一股春風

帶走我靈魂深地憂鬱

我的心

掀起了萬年死寂的浪濤

剎時

東方散開一團光亮

孤零零的青石

立刻忘却了寒冷

垂死的小草

想站起來跳舞

沉睡的都市

掀開被窩

三幾聲

在調節交響曲的琴弦

悵悵的山林

悠悠的河流

虛靜的谷曠

整個的宇宙呀

都在動了

都脫離了夜的囚網

換上了新的霓裳

臉上都顯出

無限希望的笑

呀！

看東方一點紅

這是人類和平的希望

這是世界光明的希望

這時候

宇宙間所有的

琴師與歌手

突地

拉開了偉大雄渾的大合奏

我不覺地起舞了

孤零零的青石起舞了

垂死的小草起舞了

昏迷的都市起舞了

悵鬱的山林起舞了

悠悠的河流起舞了

虛靜的空曠起舞了

河床在翻身

山嶽在翻身

田野在翻身

沙漠在翻身

海洋在翻身

黑暗的滾開

冷酷的滾開

舊的世界滾開

滾開

春陽慈祥而莊嚴地微笑了

用溫暖的手指

撫慰這羣天真狂舞的孩子

他們

曾經被奪去了溫暖的

曾經被奪去了光明的

曾經被奪去了生長能力的

幸福了

幸福了

勝利了

勝利了

五彩眩耀的

真理大旗

在太空中飛揚

我覺得身子如此輕盈

我要飛

飛到大旗之旁

吹起青森勝利的鶴角

播頌一九四二——

從黑暗到光明的世界

寫在日記本前面

把它獻給你的生活

千萬給人間保留一絲天眞

這社會走入歧途

人們的腦子

被毒蛇盤據

你——

年青的詩人

站在最高峯上

開夠十萬匹馬力的生潑

拉回這頹敗的人生

給

這些年

我蒼老了許多

在寂寞裏

解跑得老遠

三年

三年了

像躺在床頭

做個灰色的夢

雖然

有熱烈

有舊門

也有愛情

但我不願回憶

因為沒有比回憶

更為無用

假如你必須知道我

踏著我的胸

它跳得多麼厲害

黃昏

從什麼時候

你滑落了愉快的靈魂

從什麼時候

你開始依戀黃昏

告訴我——

孩子，天將晚

凝視着渺茫的遠方

想些什麼

.....

低首

心沉澱了

黃昏奔向無盡的鄉願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鞋子回去吧

讓黃昏迎接黑夜

讓黑夜換取天罰

明天

我帶你到南山

看日出去

黃 昏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 作 者

林

采

發 行 者

文化出版社

總 經 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

印 刷 者

重慶沙坪壩印刷生產合作社

每 本 定 價 元

44.82
449920

市圖書雜誌審查處
證世圖字第二六二四號